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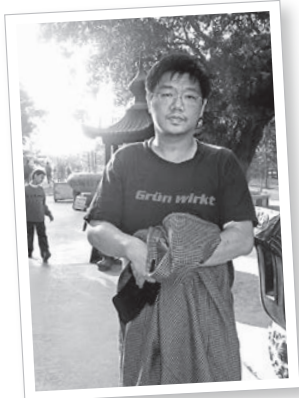
作品：打穀調

得獎者：呂政達

呂政達，一九六二年生，出生在台南，求學、定居於台北。就讀輔仁大學心理系博士班，曾任龍華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，目前專事寫作。

得獎感言：

我已得過三次林榮三文學獎的散文獎，卻始終無法叩開小品文獎的門縫。對我來說，多次參加散文獎，也如某作家朋友所說，「得過太多了吧你。」寫著寫著，已寫到某種窠臼裡了。倒是小品文對我是更艱難的挑戰，一來門檻較低，二來投稿的件數必定更多，要從中脫穎而出，勢必得在那短短的篇幅內寫出到位的內容。這篇短文是我在截稿當天下午寫的，卻意外一償了我的宿願，寫作原就有這種天外飛來一筆的靈感時刻，講究布局、計畫、組織有時不如一個靈感的活潑動人。有了這個獎加持，散文這條路上，今後我終於藝成下山，可以闖蕩江湖了。



打穀調

舞蹈起於對自然的模仿，如雷電的停頓，穀物的收成，歡笑的片刻，爲了時刻能夠重回，於是編成一支舞，但哀傷不是。

我在這場佛朗明哥表演的中途，進來看她的舞蹈。我目中神祕的女子，身材如大地的母親，來自安達魯西亞。那時我心中兀自沉浸悲傷，時刻念著已離我遠去的愛人。我不相信那跳舞的女子能了解我的悲傷，她以笑容起舞，吉他手在一旁撥奏，背景是落日的田野，一道過多紅色的霞彩。

她不是我的母親，或許是別人的，她不準備來拭去我的淚水，我過多哀傷的臉孔，吉他手也不能。她的鞋在硬木板地面頓著，敲出節拍，半旋後從帽沿投來她的微笑。在連續的姿勢裡，我一直看到她的手掌捧成碗狀，只有半秒鐘，像捧住我所有的悲傷。

在安達魯西亞，男人和女人將從莖稈打下的穀粒放進碗和器皿，在田野站了一季的穀物終於獲得安息，女子心愛的男人即將從戰爭歸來，胸膛未曾留下傷痕。她們在穀堆旁唱歌跳舞，這和我這名觀眾是多麼的不同。昨日我的愛人決定離去，但遠方並無戰爭，我們的胸口卻各自留下傷口。

來吧，我在黑暗而沉默的觀眾席向女子召請，請她移動的眼神注視我的哀傷。據聞安達魯西亞的女子從不和愛人爭吵，她們會跳佛朗明哥，旋轉，再旋轉，張開手中的絹扇，火紅的絲裙繞成一個星

球，讓愛人跟著自轉。我與愛人的爭吵，卻是焚燒的雙人探戈，樂調熾熱，我點燃自己，問他：「來啊，你來靠近我啊。」他不是我的父親，他掉頭離去，留下我和冷去的灰燼。

「但是，問問我的帽子呀，」舞蹈的女子帶領吉他樂調，吟唱如訴，她的眼神從不看向我，「它會告訴你，我經歷的那些難過的夜晚，寒冷與孤獨。」她的神色從原初的笑容轉成一抹幽黯，如午後突至的烏雲，這僅是我的錯覺，或是我的期待呢？在跳起這段打穀調的中途，她突然想起自己的心事，自己即將離去的愛人，跳完這場舞，還有一個漫長的夜等著她。是這樣嗎？我將我的哀傷倒進她的碗，我的碗已空。

舞蹈起於對愛情的感傷，如音樂的徬徨，心情的懸宕，幻滅的永恆，爲了離開和回去，才編成了一支舞。舞是召請和等待，讓愛人們在舞台邊緣相遇，但笑容不是，從來就不是。

一曲舞罷，她哀傷的眼神終於望向我浮起的笑容，她的眉間緊緊皺著，那適好是最後一個音符的消失之處，像大地的母親。我已知道她是我的母親，在黑暗中以一支舞來安慰我。我向她鼓掌，用完所有的力氣，並往前拋出一朵玫瑰花。



藝術的治療

◎陳義芝

打穀調為源自於安達魯西亞的民謠。敘事口吻原本以為是一男子，讀到第五段發覺作者設定為一失戀女子，觀舞療傷，化解自己的哀傷，無形中詮釋了藝術的功能。

前後都出現手掌如碗的意象，照應安達魯西亞的情境，勾連這位佛朗明哥舞者的心事，或者竟是敘事者自己的心理投射，頗為突出、凝練。